

## 春景图

子薇

春阳照过来的时候，是五九尾。在清晨，一道光劈过来，豁然照进卧室，把尚且还在睡梦里的人惊醒。睡眠惺忪的人，一点也不恼，扭头看向窗户，听见一只鸟的叫声，两只鸟的叫声，成群结队的鸟的叫声，便彻底清醒了。

漫天的风筝在飞舞，每一只风筝下面，都有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颗激越跳动的心，一双灵巧勤劳的大手，或者一双稚嫩却敏捷的小手；步道上，长跑的人们穿着单薄的短袖T恤，饶是如此，还是一副汗津津的样子。

春阳普照，万物同辉。打苞的红梅再也保持不了原有的矜持，一阵窸窣窣的声响，争先恐后地露出笑意盈盈的脸庞。人尚且走在远处，便有一阵一阵的异香涌过来。原本在公园里慢慢散步的大人们孩子们，纷纷站到梅花树下，摆起了姿势，定格下美丽的光影。盛开着的，除了梅花，还有茶花、迎春花。泡桐树，枝丫间已有了点点新绿。苦楝树，也露出了急切争春的容颜。玉兰的花苞，不再藏着掖着，眼见着一日胜似一日地丰满起来。

冬日里枯黄的草坪，眼下已是绿意盈盈，仿佛厚实的地毯，直铺向无涯天际。三叶草从草坪下钻出来，小心翼翼却又有那么一点骄傲地把小脸蛋朝着天空高高扬起。

红花草有半拃长了，青枝绿叶，喜气洋洋。麦子油菜，呈现出燎原之势，把原本在冬日里枯寂的原野，装扮得很有些看相了。依然骄傲的，还是冬日里的主角，大白菜、大头青、萝卜、大蒜、茼蒿、胡萝卜。

光秃秃的柳树，柔软的枝条上，泛出星星点点的叶芽，幽微的绿，仿佛初生的鸟喙，微风起时，柳枝随风轻扬，那些密集的鸟喙便一下一下极富动感地在枝条上啄起来——恍惚间，似乎听见了万物萌动的声音，如小鸟出巢，如小鸟振翅，如小鸟啁啾。

原本无华的水面，仿佛被一双神手着了色，满含着明媚清新的绿。春水绿堪染。在春风里，锦缎一样的水面漾开道道笑纹。枯寂一冬的荷叶，那些宛如落在纸页上的由褐色水墨书写的乐谱，此刻，在它们的身体下方，在水域的深处，已有蓬勃的生命在试水在律动。

薄衣裳厚衣裳小被子大被子，一样一样地挂在阳台外面的晾衣架上。傍晚收回家里，那些吸足阳光的衣被，再不似阴干了软沓沓的样子，它们有了筋骨，挺括，硬朗，散发出香喷喷的气息。

风过处，一片片深色的云彩飘过来，针尖样的细雨随即窈窕飘落。放眼望去，天地间似有无数根琴弦在风情万种地弹奏着气势恢宏却又温柔缠绵的乐章。那是苍天对大地的诉说。它似恋人温存的软语、呢喃的倾诉；又似母亲给孩子传递摇篮曲时轻盈的哼唱、深情的祝愿。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唯美、空灵的音波，轻击耳鼓。我以为，《青花瓷》其词其曲，非神笔不能为之。春日，有青天，有烟雨，有满目葱茏的山川湖海，有沉甸甸的让我们倍觉踏实温馨、琳琅满目的物质，如此丰美的日子，夫复何求。

雨后，空气骤然变得清新、透明；泥土的芳香清晰可闻。树叶上挂满了晶莹的露珠，当它们错落有致地无声滑落时，大地满含深情地将它们嵌入自己温润的宽厚胸膛。

天空，闪烁着蓝莹莹的光芒，你说是瓦蓝也好，你说是湛蓝也好，你说是蔚蓝也好，总之，那种蓝，仿佛被碧水洗过，纤尘不染。高远的天空中，太阳的万丈光芒四散开来，又情有独钟地照耀在水面上，荡漾的是一塘清波碧水，又仿佛是一塘明媚灿烂的阳光。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王安石写的是五月，榴花绽放的五月，我却以为，是初春——暖阳普照的初春，细雨绵绵的初春，小草刚刚转绿的初春，叶芽刚刚萌出的初春。还有很多的自然之物尚未完全苏醒，但是，已经很好了，已经够美了。我们不急，我们有的是时间，未来的日子那么多，未来的道路那么长，只这么想想，已是让人怦然心跳。

豆蔻梢头，万物清新。新的一年才起步，做什么都能来得及。站在阳台上，我看见一群鸟儿飞离枝头，飞向蓝天……

## 等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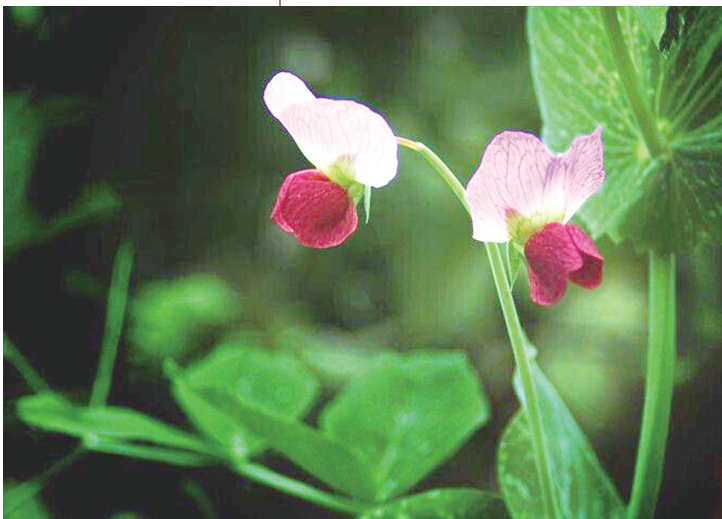
朱于云

鲜姜上市了。老李跑遍了整个农贸市场，还是不见老陆的影子。

“老李，逛一周了，买得了！今年夏涝秋旱，鲜姜收成不比往年，跟猪肉一样一天一价。再不买，有钱无货，明年的泡菜坛子恐怕是要空起了！”菜贩子江背篋卖劲地招揽生意。

“再等等！再等等！”老李摇摇头，提着菜篮子向前走了几步，又折回到江背篋菜摊前，打听老陆的下落。

江背篋喜出望外，笑得整张脸上的肉全都挤到了颧骨上，嗓门也比刚才飙升了几分贝，边取袋子边自夸道：“你看这鲜姜，农家原产，块大芽嫩，炆肉丝、爆鸭子、拌姜丝、做泡菜，都是好材料，包你今年吃了明年还想吃……”老李摆摆手，话到嘴边却又憋了回去，转身离开了。



江背篋白费一番功夫，自讨没趣，尴尬地对着老伴嘿嘿一笑，说：“这老头，长得人高马大，做事却扭扭捏捏的，像个娘们儿……”老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你个老狗，卖你的姜！”

江背篋平白无故地挨了老伴一顿怼，无处发泄，把气儿撒到嗓门上，大声地吆喝起来：“鲜姜、鲜姜，农家原产，货源有限，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赶紧买了！”

“江背篋，昨晚喝三巴汤了，声音响得跟年轻娃娃一样。”隔摊卖菜的老王斜瞟着江背篋老伴，狡黠一笑。

“肉贵，吃不起！”江背篋阴沉着脸答道。

江背篋老伴瞥了隔摊老王一眼，对着江背篋骂道：“你个憨包……”江背篋再不敢出声，菜市场又恢复了平静。

老李回到家，老伴接过菜篮子掂了掂，满脸不高兴地问道：“老李，鲜姜呢？孩子们又来电话催我了！”

老李顾不上脱鞋下鞋子，迅速地站了起来，着急地说：“老婆子，再等等！再等等！老陆两口子岁数大了，子女长年不在身边，种点姜卖不容易，咱能帮一把是一把。你告诉两个娃，坛子姜迟几天寄过去。”老伴看着老李紧张的样子，没有再唠叨了。

窗外秋雨绵绵，已经下了好几天了。老李听着滴滴答答的雨声，开始担心起来。

国庆前一天，秋阳杲杲。老李照例提着菜篮子去市场买菜。刚刚走出小区门口，发现一堆人围着一个瘦削熟悉的身影，唔，是老陆。老李一下子来了劲，快步走上前去，挤到老陆跟前。可惜还是晚到了一步，两个背篋的鲜姜都被人抢空了。老李连忙探头看了看老陆身后，什么也没有。愣了一下，转身朝人群外挤去。

“李干部，坐会儿！”老陆忙着给客人称量计价，顾不上招呼老李，赶紧向他耸耸眉，朝身后的椅子撸撸嘴。

“我待会儿过来嘛！”老李锁着眉头，提着菜篮子买菜去了。

半小时后，客人们都散了。老陆收拾好背篋和地上垃圾，趑趄着身子坐在椅子一角，双眼紧紧盯住菜市场的路。

“李干部！李干部！”老陆边招呼边起身走进身后的大药房，从店内取出一包东西递给老李。气喘吁吁地说：“老规矩，30斤鲜姜，你给25斤的钱，那5斤送你了！感谢你当年动员我种植生姜，出钱购买姜母，帮助我脱离贫困。今年进城晚，误了你的时间，鲜姜已洗净晾干，回家便可装坛。”

“老陆……”老李放下菜篮子，紧紧地拽住老陆的手。

“哟喂！还是陆老头有手段……”江背篋老伴听着江背篋那阴阳怪气的话，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骂道：“你个老家伙，卖你的姜！”

老李没有理睬江背篋，四周瞅了一番，小心翼翼地问：“老陆，今年怎么就你一个人，家中遇到什么困难了？”

“老婆子眩晕症犯了，在家躺了十多天了！”老陆长叹一声，抬起青筋凸露、黝黑皴裂的手，揉搓着凹陷、干涸的双眼，直到起了血丝。

老李安慰着老陆，习惯性地做起了他的思想工作，还从对面餐馆点了牛肉粉和馒头。老陆凌晨3时许从乡下出发，一路颠簸，一阵忙碌，早就饿了，边吃边说：“李干部，让你劳心了！饭钱一会儿在姜里扣……”

老李仍旧按实付钱，老陆依然不愿多收。俩人推来搡去，跟打架似的。老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指着地上那包鲜姜，对老陆说：“再这样子，明年就买江背篋的，不等了！”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说到就要做到嘛！”老陆无奈地接过钱，很是自责，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埋怨着自己。

老李没有着急离开，陪着老陆拉起了家常。摸清了老陆今年生姜种植面积和销售情况，心中有了帮助他的办法。

老李掏出手机，拍摄了几张照片。在微信圈编发了一条配图消息：鲜姜，农家原产，块大芽嫩，货源有限，欲购从速，送货上门。联系人，老李。

清晨，阳光悠然地升到天空上，悄悄地照射到农贸市场内，洒在老陆脸上，挤进层层叠叠的皱纹，一条条舒展开来。

